

兒童文學



第四期

305:08



队里的小记工員

景玉書



兒童文學

4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 · 1964

兒童文學

丛刊

(4)

編輯者：《兒童文學》編輯委員會

編委：叶圣陶 华君武 任虹

严文井 张天翼 金近

胡奇 袁鷹 謝冰心

出版者：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(北京東四 12 條老君堂 11 號)

印刷者：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經售處：全國各地新華書店

196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850×1168 1/32 5 印張 印數 200,001—265,000 定價 (3) 0.34 元



第 四 期

小 說

老少放牛(吳靜波插图)	菡 子	5
紅枣儿(郭振插图)	刘 真	13
送金釵(馭梯插图)	碧 野	47
大肚子蝟蝟(張德育插图)	浩 然	83
苦牛(陈惠冠插图)	胡景芳	118

报告文学

龙梅和玉荣(王同仁插图)	赵 琦	25
欧阳海的故事(張乃光插图)	段雨生等	61

詩 歌

鄂伦春人(晓晨插图)	严 辰	35
小麋鹿学本领(陈永銀插图)	于 之	71

承天省的孩子(陈可插图).....[越南]辉 近作 鍾春洲譯 59

弟弟、二哥、大哥和爸爸的对话(馬蕭蕭插图)
.....任溶溶 95

日本孩子的歌(丁东插图).....张繼棧 60

羊和鷄(王里插图).....伊克昭 116

小叮当(叶春阳插图).....方半林 117

童 話

玩具店的夜(沈培插图).....孙幼軍 40

紅煤球(繆印堂插图).....刘翠林 108

散 文

唱起《国际歌》的时候(董洪元插图).....王 旗 74

科学故事

誰丢了尾巴(丁午插图).....魯 克 99

美 术

封面木刻.....周健夫

队里的小記工員(封二).....景玉書

封底木刻.....蔣鉄峯



老少放牛

菡 子

牛过河了！在河滩上吃饱了草的牛群过河回村，是一幅好景致。

“胖牯子”、“慈牛婆”、“金华头”、“长山货”都会过河。别看一条牛大得连小船也载不动，它们踩起水来就跟在岸上走路一样。在水里走惯了，它们还知道打哪儿下水，从哪儿绕过激流，又在哪儿上岸。它们在水里像一只只牛头橡皮汽船，放牛郎摆弄着牛头上的两只弯角，就像掌舵似的。这工夫，人们爱看牛过水，更爱看骑在牛背上的放牛郎。

河西队的孙家老公公，因为脸上有一道笔直的刀痕，人们从前叫他直老大，现在放牛娃里面，都称他直公公。前年他过了六十五岁，就把九岁的孙伢儿小龙领在身边，爷孙俩一道放两条牛。牛过河的事，如今直公公只能看，不能亲自掌舵了。动作灵活的小龙，倒能在水里的牛背上大显身手。

这天小龙领着队上的“满膘”和“小九”准备过河。牛母子俩贪吃几口草，落在大队的后面。只见前面牛背上的人有的精赤条条，



有的穿一件小褂，有的在光身上披了一件蓑衣，他们赶牛下了水，驾着牛过河，真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两边圩埂上不时有人叫好。

人群之中有一个糟老五，他本姓曹，喜欢喝酒，脸上长满酒刺，人家才在他的尊姓上加了一个“米”字旁。这时他躺在大埂上，专等着为小龙喝采。他看见小龙在脱长裤，就坐起来摇着胳膊喊：

“不要脱，不要脱，有本事的站着过嘛！”

站着过！放牛郎里面能办到的也不过只有几个，大都在十来岁的年纪，身子轻，胆子大，什么新鲜事儿都爱沾边。

一刹时，只见小龙就像一只蜻蜓，叮住浮在水面的“牛形魔毯”，随着水势悠悠扬扬。有时他又摆着姜太公钓鱼的架子，拉着两股牛绳就像伸着两根钓竿。在转弯上岸之前，他的“船”碰到了不知从哪钻出来的风和挡障的水流，他像撑起的帆，上身的小褂飞

起来了，长裤也灌满了风，可他的腿挺挺地站着，就跟金鸡独立似的……

“砰！”

当头又是轟隆一声。没等小龙弄清楚那是打上面还是从水中迸出来的怪物，“小九”已失惊了，挣脱了缰绳，直望激水冲去。小龙忙去拉它，想不到自己从牛背上滑落下水。

到底已交寒露，就是这精通水中十八般武艺的小龙，经过这场搏斗，也还是着了凉，夜里就发烧了。再看“小九”呢，也跟它的小伙伴一样，楞着两只血红的大眼，仿佛瘫在地上。直公公给两个小的揉筋擦背，一夜没歇。这牛屋原是从一座破庙的正殿抬掇出来的，他爷孙两个就用蘆葦也在这殿上隔了一间小房来住，房门对牛槽敞着。早上，小龙和“小九”正一个瞧一个呢。小龙对着“小九”心里思量：先前你在田里撒野，我哪一回不顺着你？拽不住你就让你把我拖在地上走，也不肯放了牛绳；弄得我浑身脱皮，终没让你跑出了岔，这回你在水里也这么“冲”，吃亏了吧？“小九”没出声。兴许它觉得确实有些对不起着了凉的小龙，也兴许它认为都该怪那轟隆一声的突然袭击，要不，它怎么会瞎冲呢？

这时河西队的队长来了。队长姓恽。背地里有人称他小恽，也有人称他老恽。姑娘们细声唱道：“队长两个宝，年轻文化高。……”还有两句却是不能唱出声来的玩笑话。队长进门就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我来交代个事，老孙同志，小龙九岁早该上学了，要不上学，这是我们河西队的政治影响问题，昨天队委已通过保送他上学。还有你，老孙同志，你不服老这是好的，可是再要你放两条牛，这就对你要求过高了，所以队委决定，……”

“多亏你一口一个老孙同志，”不等队长说完，直公公就耐不住

地頂住。“你把我看作什么同志？你要把‘滿瓢’‘小九’交給哪個？”

“有曹老五嘛！”隊長見直公公來勢逼人，也有些惱了。“人都說他家向來是看牛贓牛的！”他覺得理直氣壯地回答。

“誰不知道他祖上是牛販子，吹牛吃牛的！”

“這就有些強調了。”隊長接口說。年輕的隊長還不知道以往牛販子吹牛吃牛的學問，他尋思，就是販牛也會把牛喂好的吧！

“這樣吧，你們爺孫倆都這麼勞累，先休息幾天再說，我們河西隊貼得起這百十個工分。”隊長來了個緩兵之計，回頭就叫站在外邊的曹老五進來牽牛。直公公氣得直跺腳，卻說不出一句話來；小龍只穿一條短褲從被窩里猛地竄上“小九”的背脊梁，也硬讓隊長抱回床上。糟老五像個賊似地進來把兩條牛拉走了。這一場啞戲來得快走得快，到直公公咬牙切齒地說出“水上這支‘暗箭’一定是他射出來的！”想叫隊長查個明白，隊長已經走遠。其實他聽到也不在意，昨天就有人向他反映，糟老五不該在牛過急水的時候對它擲石頭。隊長可只當是大人跟伢兒們鬧着玩的。

一老一小一天沒有起床，“滿瓢”和“小九”一直沒回來。廟里沒有牛，冷清清地，就真是個廟了。

不到三更時光，直公公猛然醒來就悉悉索索地摸着起身，第一根火柴點着，小龍也起來了。這原是他們每晚給“小九”接第一趟尿的時候，他們一個提着水杓，一個提着燈，走到牛槽邊去，每夜也都是這個樣子，就沒想到今夜槽邊沒有牛啊！打一九五二年成立互助組起，直公公就給集體放牛，給牛接尿接屎，更是他的“傳家宝”。他時時經心，從來不讓牛屋里有屎有尿，他認為牛跟人一樣，喜歡呆個舒服干淨的地方；再說他給集體放牛喂牛，更不想落個什麼外快，一堆屎一泡尿，他也要把它送回隊里。

想起牛叫，糟老五牵走了，爷孙俩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。
“糟老五，这犊子！他能晓得给牛接尿接尿么？”

直公公还想到，糟老五决不会把牛牵在房里睡觉。他的堂屋叫这败家精弄得风扫地月点灯，“满膘”和“小九”八成是在堂屋里冻得发抖了。……这么想着，他就瞞着小龙起身，抱着两捆稻草，摸黑出了庙门。

曹老五的大门上了杠，直公公推不动，他站在门外，“小九”和“满膘”喘气的声音他还分得清呢。“可不，就是冻着了！”他好像看到它们母子俩爬起躺倒走投无路的樣子，说不定还憋着一泡尿。他忙把稻草塞住三面墙上的洞眼，又绕到曹老五的窗户跟前，本来想罵他一頓，可一来他怕惊动四邻；二来这糟老五吃軟不吃硬，罵了他只会出来对仗；三来他还怕老五有了气更要使在两条牛的身上，叫“小九”和“满膘”格外吃苦。直公公这就忍住了，他敲着窗户轻轻地喊道：

“老五，老五，你勤起来给两条牛接着点尿，这砖地上撒了尿生冷的，别叫它们站着不是，躺着也不是。”

叫了三遍，老五才醒，只听他嘿嘿地回答：

“老大，我牵来的是牛，可不是你家小龙。”

听了这话，直公公虽然心里有气，可他还是说：

“老五，老五，我这是求你啊！”

糟老五没有答话。

直公公听到尿水落在水杓里的声音，才往回走。睡在床上，一摸，却不見了小龙。不一忽儿，他一身冰凉地鑽进被窝里来了，直公公只当他去小便的。可小龙那两条腿就像冬天屋簷下結的冰凌棍，出去小便一趟不能冻成这样。直公公把这两条腿紧紧地抱在怀里。不用細問，他也知道这孩子准是打墙洞里鑽进曹老五的堂

屋里去过。

“你出来的时候用稻草堵上墙洞啦？”爷爷开口问的是这个。

“堵得严严的。”孙伢儿回答，牙齿还有些打颤颤，可是有点高兴。

爷孙俩就是一条心啊！

过不几天，小龙真的上了学，只是现在农忙，一天要放半天假。队长为了腾出妇女们的手来割稻，同时也为的是对直公公心照不宣的关心，好不容易把各家编制的蘆葦集中起来，送到直公公的住处，他知道直公公编的一手好席，一天放两条牛固然有十一个工分，可一天编四五张席，也只能比这个工分强，这牛屋又是编席的宽敞地方。看来，一个上学，一个编席，都该感谢队长的安排。不过小龙的半天假，除了做队上拾稻穗头的积极分子，也还是盯着“小九”和“满膘”的屁股转，这要用心的人才看得出，他原是远远跟着的。那直公公呢，一天吭哧吭哧地编席，心却挂在外边，他看着还没有拆掉的牛槽，想到自己虽说不用再到风里雨里去，但是太阳好像也再照不着他的身边了。他左思右想，鼓足了勇气，要求队长给他召开一个放牛人家的会议，他要管管怎么养牛。年轻的队长推说这件事要等到冬寒天才会有工夫。直公公只得闷闷地回来编席，他一边刺拉刺拉地劈葦，一边愈来愈不服气：养牛怎么就是冬寒天的事？

小龙的肚里已经有了几个字，想到“放牛”两个字可真把他乐坏了。后来他又认识了十个数字，还到处求人描了一个“满膘”的“膘”。不久，他就以自己特有的文化，给队长打了一份报告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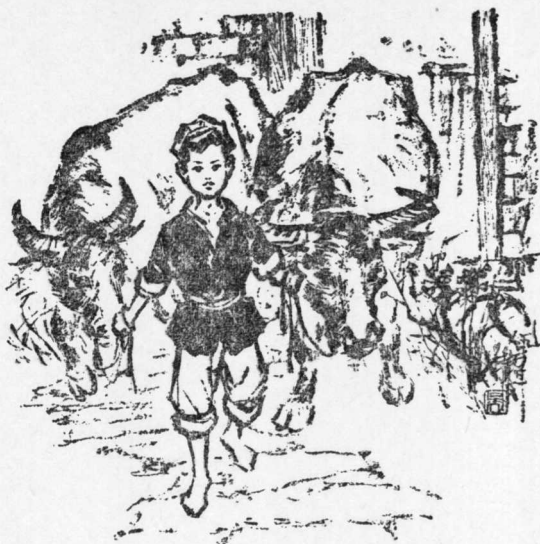
〇〇！放了二十天牛，掉了二个膘。

孙小龙

“年輕文化高”的隊長，沒有被這份報告難住，他笑着接受了這個放牛郎的警告。可他有點弄不明白，為什麼曹老五牽了牛在村里進進出出，就沒人看出牛掉了膘？找了小龍來查對，才知道，糟老五在河灘上放牛，總是找個僻靜地方，不是他跟着牛走，而是要牛跟着他走；不是放牛，而是把牛扣在一個桩上，牛只能吃眼面前一圈的草，揀不着好草也飽不了肚。糟老五不是躺在一邊睡大覺，就是開他的“荒地”，末後割回一小捆青草帶着，掛在牛背上，正好遮盖了牛身上逐漸落膘的地方。這青草八成也被他晒干，變了他的燒草。他就是这样搶工分、爭“自由”，和隊上打的賴仗啊！要不他就死乞白賴要放牛？

乘晚上開社員大會，隊長把這件事剛剛提起，糟老五倒是一站出來就檢討。他開口一個“發誓”，閉口一個“保證”，說是不用出半个月，一定把兩條牛養成“大滿膘”和“小滿膘”。

第二天一早冷空氣襲來了，糟老五賴在床上不動彈，“滿膘”和“小九”又冷又餓直嘆氣，“小九”索性掙脫了繩扣，在堂屋里走動起來。不一會兒它也許想到有門可以出去，就去頂門，頂得咋通咋通地响，把糟老五吵醒了，披起衣裳，摸到鞭子就對“小九”沖來，一鞭比一鞭重，仿佛打在那老早在外面張望的小龍身上。小龍兩個小拳頭死勁在門上捶着。糟老五听不見，還只當是“小九”頂的，又狠狠地對“小九”抽了幾鞭，把“小九”逼到牛槽旁邊。這“小九”眼也紅了，一對板角橫掃過來。糟老五對着“小九”的眼睛又是一鞭，“小九”一縮身，頂着后面的破牆。塞住牆洞的稻草飛散開來，“小九”乘着射進來的亮光，直往外穿，不知哪來一股勁，一眨眼間，它已經上了隔壁披屋的房頂，虎着兩只大眼，對糟老五擺着拚命的架勢。這時真急煞門外的小龍，他只得霍地从牆洞里竄了進去，一見房上的“小九”，倒把他吓傻了，他想如果這時把“小九”逼狠了，地



下尽是坎坎坷坷的，它跳下来非跌死不可。

說时迟，那时快，小龙慌忙搶过糟老五的鞭子，把它摔得远远的，回头就进来哄“小九”下房。他摆着手势，“小九”見是小龙，也有了順从的模样，眼皮

也搭下了，小心翼翼地跨着步子，仿佛每跨一步都在問小龙对不对，它一直靠着小龙的指引，爬下披屋。聚攏来张望的隔壁邻舍：全伯、六叔、三孀、七妹，这时才吁了口气。只見小龙拉了“小九”下来，順手也在槽上解开了“滿膘”的繩扣，两只手牵了两条牛径直朝門外走去。他生气勃勃，目不旁視，虽然在两个庞然大物面前，可从他的气魄看来，他是很高大的。人們議論着：

“好險呀，要把我們的牛跌死了，糟老五，你能耕田？”

“早就該把我們队上的牛都交給这孙家的老将和小将来管！”

一听牛上了房就赶来的队长，这时也跟人們一样，給小龙的队伍讓着路，他羞紅了脸，連忙点头同意大家的建議。

1964 年春写于瑞金小楼

吳靜波 插图



红枣儿

刘 真

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还是我小时候的事。每逢想起这件事，我就觉得，这和我没多大关系。可是想来想去呀，这是我们一个集体的事嘛，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！

我刚参军的时候，参加的是宣传队。我们宣传队一共有三十二个孩子，大多数都是穷人家的孩子。就说米花吧，她爹给地主扛长活，每年掙来的一点粮食，养不活他们全家人。她娘一手抱着她的小弟弟，一手领着她，到各村讨饭吃。有一次，她们来到我们宣传队住的村子里。那是个上午，队长正给我们上政治课，我们抬头一看，不远的一棵枣树底下，站着一个破衣烂衫的妇女，她怀里抱着一个皮包骨头的男孩，身边站着一个瘦伶伶的女孩。她小小的胳膊上，挎着个又大又破的竹篮子。不用问你就会明白，这是母子三人。那女孩和她娘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出，像钉在地上一样直望着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。下了课，她娘走到队长身边，眼里含满了泪，拉着她的女孩儿说：“叫她跟你们去吧，跟你们去吧。”

队长把她们上下打量了一会，弯腰抱住那女孩子的肩膀说：“你几岁？”

女孩深深低下头，半天才挤出一个细弱的声音：“十岁。”

这时候，我们全围上来，队长看了看大家，有点为难地说：“她小了一点，太小了。”

大嫂看了看我们，不满意地说：

“他们太嘛？我看也大不了多少。”

那女孩拉住娘的衣角，一对对的泪珠滚落下来：“娘！咱回家，回家。”

她娘没好气地推了她一把：“回家，回家饿死吗？”

女孩放声哭起来。她娘也撩起衣襟，擦开泪了。队长急忙抱



起那女孩，紅着眼圈說：“好，好，大嫂，我們收下啦，收下啦。”

就这样，我們的队伍像一块吸鉄石，在河北省南部的平原上，走一处吸一处，把那些沒吃沒穿沒处站脚的苦孩子都吸进来，变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。

在一个叫小张庄的村里，我們住了整整一个月。这村有个大空园子，是姓张的地主家的。园子里有一片明光光的打麦場，还有一片枣树林。靠場边有两間草屋，屋里

住着李大娘。李大爷給这家地主扛了一輩子长活，五十岁的那年，就累得吐了血，死在这草屋里。地主为了叫李大娘替他們看枣、看場，沒有赶她出去。我們宣传队来了以后，每天在这里出操上課，学歌，作游戏。閑了的时候，孩子們一群一伙，坐在枣树底下看書本，用細細的柴禾棒，在地上学写字。李大娘天天拾柴做飯，忙的渾身是土。她总是抽出个小空来，笑咪咪的走到我們身边，歪着头儿，看看这一个，望望那一个。她小心地走着，怕踩坏了我們写在地下字。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吹，孩子們的脚步呱噠呱噠的响着，从村子的四面八方，向这大园子跑来。跑进小宅門，都高声喊着：“大娘！大娘！”

大娘从屋子里探出头来，一一答应着：“哎！哎！”

